

花言峭语

复杂故事时代

情人看剑

以娱记为照妖镜

2024年的电影市场,让人怀疑,电影不论作为一个艺术品种还是商品,是不是都要没落了。2025年的春节档,却出现了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,票房在很短时间内破了百亿。同档期的《唐探1900》在口碑和票房方面,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那么,关于电影,到底发生了什么?从这两部电影的成功,似乎可以略作探讨。

票房获得成功的故事,如果细究一下,都是非常复杂的复合故事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是在第一集的基础上的全面升级,甚至也是哪吒故事的全面升级。在审美上,它集中了动画、真人电影、游戏、音乐的所有优势和精粹,打通了审美和表现形式的壁垒,在电影院里,你丝毫不会去考虑它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。其次是在叙事上,从浅的一面看,有戾气少年的抗争,有神魔仙人大战的热闹,从深的一面看,又有个体、族群、阶层的议题。浅有浅看,深有深看。对创作者的启发是,一个已经流传了很久,并且已经定型的故事,还有多少种可能性。

《唐探1900》同样如此,在“探案”这个引线解决了可看性问题之后,又放置了“寻求公正”这样一个大议题,并把族群、阶层、文化差异等等议题,都归置到这个大议题之下,故事里又有几条线索并行,并把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世界大事都引入其中。总之,让各个群体的人,都能各取所需。

总之,能获得成功的,都是这样的复杂故事。在大概念大主题旁边,还要设置一个平行的概念或者主题,再统领几个小概念小主题,同时要多情节、多人物、多线索、多场景、多体验。因为现在人们都越来越爱了,各自为阵,各有各沉浸,一个单一故事,是不太可能最大限度地引发共情的,要方方面面都给到,谁都不能冷落。一个人物失败了,还有另外几个,一条线索无法激发你,还有另外几条。最大公约数,不是一次就能碰触到的,而是建立在量的堆积的基础上。

这个时代,已经不是单一体验、单一视角和单一概念的故事就能获得成功的年代了。不只电影、游戏,小说也一样。

问题就出来了,人是有限的,总有自己视野不及的地方,也有自己的局限性,如何写出这种复杂故事,如何碰到那个玄妙的最大公约数呢?要么,导演本人也是编剧,或者编剧本人也是导演,能够认识到这一点,有能力写这种复杂的复合故事,要么,有能力组织一个团队,来写这种有复杂的故事。前者很罕见,后者其实更适合大多数创作者,但集体创作也意味着,这个团队里的每个人,都性命相呼吸与共,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,并且愿意讨论,愿意赤诚相见地拿出带有自己生命体验的观念和故事,哪怕是一个关键情节,一句话。

这种情况太难了,试想,当你作为创作者加入一个团队,团队其他人,各种寒光闪耀,各种留洋归来,各种二代,环境身份和表述都完全不一样,又叠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,根本不可能互相理解的,或者主创贪功,总想把别人的体验和智慧据为己有,这种情况下,每个人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体验,各是各,最后的结

果,就是写出一个看似复杂的单一故事。

所以,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,因为他们拥有和影像有关的各个专业,我就建议他们,在学生时代就组建自己的团队,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同学,同学不但最便宜,更重要的是,在那个暂时达成一致的环境和背景下,你们可以短暂地理解对方,短暂地赤诚相见,以及短暂地毫无保留。

要向那些伟大乐队学习,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学习都还没完成的时候走到一起,各自贡献了自己的最伟大,这点小小人物的最伟大,一旦融合在一起,远远胜过伟大人物有所保留的交付。

只要有过一次这种体验,你就会懂得追求这种体验,去茫茫世间,寻找和你赤诚相见的人,去写那些复杂的故事。

韩松落
作家

钱眼识人

不简单的太太客厅

王家卫总要留一手,想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前上映的经典《花样年华》还能在今年情人节再次公映,并且打出唯一导演剪辑加长版的噱头,并且真的放出男女主角在2000年时光里重逢的画面,所以影迷自然也会心痒痒,想一探究竟。

这部电影我自然又看了一遍,发现了新趣味,原来片中还有隐藏的市井风云,人心角力。有一个强势人物很容易放过,那就是孙太太(潘迪华饰),如果以侦探小说来看,她的作用类似于证人加侦探的身份叠加,是定海神针。苏丽珍租了她的房间,而周慕云又住在隔壁顾太太那。时不时搓麻、下午茶能碰到。除了张曼玉的旗袍,还有谁的旗袍换得勤快?就是她。

一九六二年,初来乍到的苏丽

珍要租孙太太的房间,张曼玉的旗袍花色与台灯灯罩是一致的;一九六六年,苏丽珍离婚了,重返故地拜访孙太太的苏丽珍,旗袍的花色又与身后装饰画画风一致。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“暗示”。她成为周慕云婚姻的“闯入者”。更重要的是,她冒犯的是孙太太的“客厅规则”。不管外面风吹雨打,麻将照打,茶照喝,暧昧可以,但越界绝对不可以。孙太太既见证了男女主角的勾连,却也努力制造道德障碍,敲打犯忌。她实在是一个精明的上海女人。见微知著,语风细密。从她的角度,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关系别有一番解读。她有帮手,王妈打听苏家、周家伉俪饮食起居的细节。谁出国、谁晚归、甚至谁在家堂食吃了什么,几乎都一清二楚。所以,当周慕云邀请苏丽珍在房间里写武

侠小说时,她突然跑到顾太太家里打麻将。周慕云问,怎么到这儿了。注意她的话,顾太太不放心,替她照顾顾先生,而顾太太明摆着就在她的右手边,这个“照顾”来得诡异。

所以,这就是商量好的一场“惩戒”,但是又足够地讲分寸和体面——他们就在客厅打麻将,谁也不进卧室,只留下周慕云和苏丽珍在里面像热锅上的蚂蚁,吃不下,睡不着。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了?周慕云出去打听孙太太什么时候牌局解散,结果她说要打八圈。通宵到第二天不够,还搞车轮战,杨先生回去睡觉了,换蔡先生来顶脚。这不是成心的是什么?周慕云出去买来早餐,牌友故意上前挪输,你个人吃这么多。这不是敲打又是什么?

周慕云屋里有一双绣花拖鞋,

是苏丽珍趁丈夫出差日本(实则与周慕云老婆私会),讨论武侠小说时常穿的。在等到机会,苏丽珍是踩着周太太的高跟鞋走出去,当然不合脚,夹得生疼。她在走道里制造刚刚从外面回来的“假象”,还被王妈盘问。拖鞋与高跟鞋,就是卧室与客厅,屋里人与屋外人的关系,妙不妙?

孙太太的客厅就像《繁华》中玲子的“夜东京”,不仅仅是人物关系的交界点,更是导演心中旧时光的坛城,消弭之前不响也在人心和记忆刻痕累累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年代剧的年龄之困

许多年前,每逢有港剧上新,我们就孜孜不倦地探讨行业如何“青黄不接”——永远是老演员挑大梁,连戏里扮演的“年轻人”的演员也普遍40岁朝上。风水轮流转,相似的问题在最近几年新春挑大梁的年代剧里一览无遗:几个年纪相仿的熟龄演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两代人,而一旦拍到年轻人的恋爱,就是平均年龄45岁上下演员凑在一起强作青春。

按理说,有刘晓庆在40多岁

时成功将武则天从14岁演到80岁的纪录在前,业界似乎可以相信,在妆造、演技乃至后期滤镜的加持下,演员在镜头前“返老还童”不在话下。事与愿违的是,重返青春极其考验天时地利人和:演员自身的水平不必说,演年轻人就要有澄澈透亮的眼光;角色人设要有超越时光的魅力,才能让观众不知不觉忽视肉眼可见的年龄差;角色戏份的搭配要讲究方法,蜻蜓点水的“扮嫩”无伤大雅,连篇累牍的违和感则大可不必;甚至演员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也有学问,我曾经演过夫妇的男女演员扮父女,道理上没问题,却当真是低估了观众的记忆力,又高估了观众的包容度。

熟龄演员“扮嫩”,是千军万马

过独木桥。失败理所当然,成功才是万里挑一。年代剧讲究代入感和氛围感,为了贴合观众记忆中的过去,更稳妥的做法,是在超长的时间周期里,按角色年龄跨度选演员,孩童、少年、青年,自然衔接——至于不同年龄段能不能选到合适的演员,演员的表演能否顺利过渡,又是另一个课题。毕竟,作品成了,扮嫩就成了小小插曲;而青年演员在群戏中表现脱节,同样会成为巨大的败笔。

另一个角度说,观众乐此不疲地盯着的年代剧里演员的年龄,或许也证明作品本身仍有缺憾。人们看年代剧,是怀旧,是对照,也是在为当下的生活与情感寻找一点依托与向往。要是你我在剧集里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慰藉,视线

自然会转移到细枝末节:哪一种造型和真实历史不合,哪一个演员看起来太“显老”,又或是谁的亮相太过突兀。

永远是开年就有出众的收视成绩,却永远难逃有关选角与演员年龄讨论,年代剧市场算得上是一次次在给行业的代际传承问题敲警钟:演技在线的中生代演员要学习面对岁月不饶人、鲜有适龄角色的问题,而还没能扛起年代剧大旗的青年演员,真的要抓紧了。

常彦秋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长风新
媒体人